

◀（上接 2 版）

说现在罢市尽罢市，自万万不许暴动。可是这回我们正义和邪道交战，旗帜十分鲜明。你一暴动，就放出邪道的面目来了，那旗帜上也着了污秽咧。”声援北京学生，但对于本地抗议运动则不主张暴力，不希望引发动乱，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上海市民与商界的立场，也是《申报》的态度。而像周瘦鹃这样的职业文人，其生活之源与城市经济秩序唇齿相依，当然不希望社会发生动荡。

市民大众的感情教育

与“五四”短暂交集之后周瘦鹃回到日常轨道。如其自称“文字劳工”，他在1919年仍然多产，少说也有数十万字发表于各种报纸杂志。小说方面除了《卖国贼之日记》尚有少数短篇，而《礼拜六》时期的“哀情”小说不再时兴，他一时缺乏方向，创作处于低潮。他编译了《世界秘史》以及与同人合作翻译的《欧美名家侦探小说大观》，出了五集，这些也不能与两年前出版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相比。该书获得教育部嘉奖，奖词由鲁迅执笔。不寻常的是，以撰写“见闻琐言”为契机被《申报》聘为“特约记者”，次年接替陈冷血成为《自由谈》主编。虽然去年他担任了《先施乐园日报》的主编，那是一份先施公司屋顶游戏场的小报，影响力当然远不如《自由谈》。其实从1914年开始周瘦鹃就在《自由谈》上发表小说或随笔，每年数千字，最多1917年达两万余字。的确，1919年他抓住这一契机，其实与“五四”有关的“见闻琐言”共万字不到，自6月起他以“瘦鹃”本名发表了十余万字。仿佛使出浑身解数，设计了“小说杂谈”“紫罗兰庵随笔”“影戏话”“一见倾心艳史”“情书话”“名人风流史”“艺文谈屑”等栏目，大谈特谈世界名人的恋爱经以及古今中外文艺掌故、小说理论、世界电影以及朋友圈的趣闻轶事等等，可谓琳琅满目。

1911年8月王钝根创刊《自由谈》，以“游戏文章”与“自由谈话会”等栏目介入时政实践“言论自由”，结果遭到袁世凯当局的封杀。1914年王钝根离职，先后由吴觉迷、陈蝶仙和陈冷血担任主编，较有特色的是陈蝶仙所主打的“家庭常识”主题。在此脉络里来看周瘦鹃所开辟的众多栏目，无疑撞击眼球，《自由谈》由是翻开新的一页。的确，周瘦鹃作为一个时尚



周瘦鹃在《世界秘史》中对各国政要的“艳史”的叙述多少含“揭黑”的意味。《拿破仑之趣史》广告，《新闻报》，1918年6月22日

几有家弦户诵之概。”(1919年7月1日)他认为“情书”是一种逆袭“道学家”的现代文体，而把中国传统“情教”与莎士比亚语录糅合在一起，意谓普遍价值根植于本土文化的土壤，正是“新旧各得其平”的做派。如华盛顿、拿破仑、俾斯麦、加里波的、奈尔逊等世界“名人”的军国大事与丰功伟绩向为国人熟知，而周瘦鹃更欣赏“性情中人”，讲他们如何谈恋爱、写情书、约会、接吻，意在助长当时自由恋爱的风尚。

最为他津津乐道的是拿破仑在戎马倥偬征战途中给约瑟芬写了两百多封情书，并统计其中一百六十封最后都有“吾以一千热吻亲尔曼眸”的表达，有五封是“寄尔以一百万吻”。周瘦鹃在这么讲述中含有对激情的礼赞，同样对于雨果与其情人裘丽叶·特露埃之间的绵长情史作如此深情描述：“‘吾一生无足取，所可取者，惟爱君耳。吾目中但见君，心中但思君，呼吸中呼君，梦寐中梦君，意念中则欲息息近君。吾之爱君也，似由天定，有不容不爱者在。’凡此情挚之语，为法国绝世美人惹丽爱·特露伊 Juliette Drouet 情书中所发。五十年间，其寄器俄 Victor Hugo 之情书，凡万余通，几掬其灵魂，纳之行间，盖二人之相爱深矣。”(1919年9月3日)周瘦鹃笔触遍及雨果、拜伦、伏尔泰、勃朗宁夫妇、巴尔扎克、司各脱、但尼生等欧洲浪漫派作家，不光有关他们的激情传奇，也连同文学作品的介绍，这从文学接受史角度看也蛮有意思。

“英雄美女”是晚清以来文人喜欢的话题，而在周瘦鹃笔下美女的出境率显然比英雄多。《欧战中之无名英雄》和《欧战余事》中更多无名女英雄，描写俄罗斯或塞尔维亚的“弱女子”英勇杀敌，可歌可泣。在他的爱情传奇里不乏普通男女，爱情不尽完满，常有煞风景反高潮的演出。《缘非缘》里四五个外国小故事，都是讲教堂中举行婚礼，新娘在回答牧师是否愿意时忽然反悔而逃婚，有

的得知新郎隐秘劣迹，有的心思突变，有的干脆笑笑不回答。或在《接吻逸话》中讲美国一妇女因为丈夫早出晚归不与她接吻而提出离婚，法院也认为这丈夫“薄待其妻”而同意离婚。这类故事令人忍俊不禁，却含有“男女平权”的寓意。

近来周瘦鹃引起更多关注，李欧梵先生认为在外国文学的了解方面一般现代中国作家难以与他比肩；马悦然先生说他的翻译贡献比林纾大得多。对这些说法或见仁见智，然而单看这一年为《申报》写的，涉猎之广令人咋舌。“艺文谈屑”与“紫罗兰庵随笔”的栏目主要有关诗文与艺术，同样古今中外、天南地北，常常信手拈来随意拼搭，却含有某种比较方法，如对于印度古剧《沙恭达拉》赞不绝口，引述歌德的评价与苏曼殊的翻译，认为“以拟吾华李青莲，英伦弥尔顿，殆犹过之”(1919年10月4日)。在这里不受国别与民族的局限而肯定文学自身的价值，显示一种世界文学的视野。周瘦鹃也喜欢用文类批评方法，如在中国“悼亡诗”的脉络里称赞爱伦·坡的《爱奈白尔丽》(Annabel Lee)一诗：“刻骨伤心，字字是血，美之人多讽诵焉。”又觉得“悼亡”这一题材不必限于诗歌，因此去年在《先施乐园日报》上刊登了一篇短篇小说《悼亡》，就是一种类型移植的尝试(1919年7月6日)。

《拿破仑之趣史》的文化政治

周瘦鹃编写的《世界秘史》于1月出版，据半年前《新闻报》上“世界大黑幕《世界秘史》预约广告”(1918年6月11日)，此书与当时盛行的“黑幕书”与“黑幕小说”有关。“黑幕”浪潮出现在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不久，大致体现了言论解禁之后广泛的民主改革要求，只是各种条件限制而未能取得积极的成果。如《中国黑幕大观》《北京之黑幕大观》之类涉及官场权力机制的黑箱运作，《洪宪宫闱秘史》《复辟之黑幕》等鞭挞专制，讽刺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如《徐世昌》则具监察在位当权者的意味。同时也出现不少肤浅的商业射利之作，如《上海妇女孽镜台》含有丑化女性及老鸨培养妓女之道的内容。这一“黑幕”现象极其复杂，还须作多方探究。周瘦鹃的《世界秘史》较为特别，内容皆与外国有关，分宫闱、名人、外交、政治、军事与社会六类。华盛顿、德国皇族或拿破仑及其皇后的情场趣闻、后宫秘辛属于“宫闱

秘史”，英人逃避兵役、欧美各国间谍战等属于“军事秘史”，如赌窟、教会、谋杀、拐骗等属于“社会秘史”。总共50篇文章左右，五花八门的标题诉诸大众阅读兴趣，也好像专门暴露西方各国的黑暗面。同时作者声称：“本书所载，皆世界各国实事，有原本可稽，初无一篇出于向壁虚造。”似在强调有根有据，并非粗制滥造。姚民哀的《跋》语说“他山攻错，又得乎补治正道”，意谓《世界秘史》借镜外国糗事，有利于自身社会走上“正道”。

《世界秘史》中的“宫闱秘史”与《自由谈》中“情书话”、“名人风流史”等相映成趣，《自由谈》中大多是诗人或文人，周瘦鹃对他们颂扬不已，而在《世界秘史》中对各国政要的“艳史”的叙述多少含“揭黑”的意味。有趣的是拿破仑成为一个特殊的跨界人物，在“情书话”中他一再担任浪漫深情的要角，而在《世界秘史》中《拿破仑之情场秘史》《拿破仑情人之秘密日记》与《拿破仑帝后之秘史》这三篇使他的形象大打折扣。原来拿破仑风流成性，一生中有多个情人，周瘦鹃曾有几篇翻译小说讲过这些故事，因此还不算新奇。不过《世界秘史》在《例言》中特别提到：“本书第一篇《拿破仑帝后之秘史》，曾编为戏剧，演于上海新舞台，易名《拿破仑之趣史》。夏月润之拿破仑，欧阳予倩之拿皇后，汪优游之奈伯格伯爵，夏月珊之勒佛勃尔公爵，周凤文之公爵夫人，皆卓绝一时。”

正是发生在半年前，《世界秘史》尚未写完，一面报纸上做预约广告，一面《拿破仑帝后之秘史》这一篇已被排成戏剧，先在“笑舞台”演出，颇受欢迎，又在头等剧场“新舞台”演出，欧阳予倩、夏月润等为演艺界大咖，可见盛况非凡。

1918年6月22日《新闻报》上“特请周君瘦鹃新编”的广告非常醒目，又说：“拿皇娶奥国公主后，尚有一段趣史故事，为吾国人所未之知者。吴门周瘦鹃先生近编世界大黑幕《世界秘史》一种，中有‘拿破仑趣史’一节，考据详确，情文并茂。”讲的是拿破仑的第二任皇后路易丝，与奥国奈伯格伯爵暗结情缘。伯爵潜入皇宫疑似刺杀拿破仑，如广告中剧透“拿破仑是急色儿”“拿破仑窥破隐情”“捉奸”“受骗”等情节，穿插勒佛索尔公爵夫人与拿破仑的怀旧之情等，加之宫中舞会、滑铁卢战场等场面，热闹非凡而富戏剧性，而以拿破仑失败被流放后路易丝与奈伯格结婚而告终。

按理说英雄末路，爱妻背

（下转 4 版）▶